增壹阿含經/卷第 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八

增壹阿含經
卷第九

卷第十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增壹阿含經卷第九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慚愧品第十八

（一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二妙法擁護世間。云何為二法？所謂有慚、有愧也。諸比丘！若無此二法，世間則不別有父、有母、有兄、有弟、有妻子、知識、尊長、大小，便當與猪、雞、狗、牛、羊六畜之類而同一等。以其世間有此二法擁護世間，則別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尊長、大小，亦不與六畜共同。是故，諸比丘！當習有慚、有愧。如是，

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世有二人，無有厭足而取命終。云何為二人？所謂得財物恒藏舉之；復有得物而喜與人。是謂二人無有厭足而取命終。」

爾時，有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等，世尊！不解此略說之義。云何得物藏舉？云何得物與人？唯願世尊廣演其義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其義。」

對曰：「如是。」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於是，有族姓子學諸技術，或習田作，或習書疏，或習計算，或習天文，或習地理，或習卜相，或學遠使，或作王佐，不避寒暑、飢寒、勦苦，而自營己。彼作是功力而獲財物，彼人不能食噉，亦不與妻子，亦不與奴婢親親之屬，皆悉不與。彼所得財物，或王劫奪，或復被賊，或火燒水漂，分散異處，不獲其利，即於家中有人分散此物，不得停住。是謂，比丘！得財藏舉者也。

「彼云何得財分布？有族姓子學諸伎術，或習田作，或習書疏，或習計算，或習天文、地理，或習卜相，或學遠使，或作王佐，不避寒暑、飢寒、勦苦，而自營己。彼作是功力而獲財物，彼人惠施眾生，給與父母、奴婢、妻子，亦復廣及沙門、婆羅門，造諸功德，種天上之福。是謂，比丘！得而惠施。是謂，比丘！二人無厭足。如前一人得財物而舉者，當念捨離；第二人得而廣布，當學此業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常當法施，勿習食施。所以然者，汝等今有果報之祐，使我弟子恭敬於法，不貪利養。設貪利養者，則有大過於如來所。何以故？謂眾生類不分別法，毀世尊教；已毀世尊教，後不復得至涅槃道，我便有恥。所以然者，謂如來弟子貪著利養，不行於法，不分別法，毀世尊教，不順正法；已毀世尊教，復不至涅槃道。汝今，比丘！當念法施，勿思欲施，便得稱譽，多聞四遠，恭敬於法，不貪財物，此則無有羞恥。所以然者，如來弟子以好法施，不貪思欲之施。是謂，比丘！當念法施，勿學財施。汝等比丘，吾說此義，為因何義而說此緣乎？」

爾時，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唯願世尊事事分別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有一人請吾供養，然吾爾時有遺餘法而可除棄。有二比丘從遠方來，形體困篤，顏色變易。爾時，我便語彼比丘，作是語：『有遺餘法而可除棄，隨時須者，便可取之而自營己。』時，一比丘便作是念：『世尊今日有遺餘法而可除棄，隨時須者，便可取之。設復我等不取食者，便當以此食捨于淨地。若著水中。然今我等宜取此食，以充虛乏，加得氣力。』爾時，彼比丘復作是學：『佛亦作是說：「當行法施，莫行思欲之施。所以然者，施中之上無過財施，然復法施於中最尊。」我今堪任竟日不食，猶得自濟，不須受彼信施之福。』爾時，彼比丘便自息意，不取彼施，形體困篤，不自顧命。

「彼時，第二比丘復作是念：『世尊亦有遺餘之法而可除者，設我等不取食者，便當困篤。今以此食用充虛乏，加得氣力，晝夜安寧。』爾時，彼比丘便取食之，晝夜安隱，氣力充足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彼比丘雖復取彼供養，除去虛乏，氣力充足，不如先前比丘可敬，可貴，甚可尊重。彼比丘長夜名稱遠聞，於律知足，易充易滿。諸比丘當學法施，勿學思欲之施。我前所說者，由此因緣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此語已，便從坐起而去。

是時，眾多比丘復作是念：「向者，世尊略說其要，竟不廣普，便從坐起，入寂靜室。今此眾中誰能堪任於此略義而廣普演其義者也？」是時，眾多比丘復作是念：「今尊者舍利弗，世尊所譽，我當盡共詣彼舍利弗所。」是時，眾多比丘便往至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禮拜，在一面坐。在一面坐已。是時，眾多比丘所可從世尊聞事，盡向舍利弗說之。

是時，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：「云何世尊弟子貪著利養，不修行法？云何世尊弟子貪修行法，不貪利養？」

爾時，眾多比丘白舍利弗曰：「我等乃從遠來，請問其義，得修行之。尊者舍利弗堪任者，便與我等廣演其義。」

舍利弗告曰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與汝廣演其義。」

爾時，眾多比丘對曰：「如是。」

舍利弗告曰：「世尊弟子所學寂靜念安，聲聞弟子不如是學；世尊吐教所應滅法，而諸比丘亦不滅之；於中懈怠起諸亂想，所應為者而不肯行，所不應為者便修行之。爾時，諸賢長老比丘於三處便有羞恥。云何為三？世尊常樂寂靜之處，爾時聲聞不作是學，長老比丘便有羞恥。世尊教人當滅此法，然比丘不滅此法，長老比丘便有羞恥。於中起亂想之念，意不專一，長老比丘便有羞恥。

「諸賢當知，中比丘於三處便有羞恥。云何為三？世尊常樂寂靜之處，爾時聲聞不作是學，中比丘便有羞恥。世尊教人當滅此法，然彼比丘不滅此法，中比丘便有羞恥。於中起亂想之念，意不專一，中比丘便有羞恥。

「諸賢當知，年少比丘於三處便有羞恥。云何為三？世尊弟子常樂寂靜之處，爾時聲聞不作是學，年少比丘便有羞恥。世尊教人當滅此法，然彼比丘不滅此法，年少比丘便有羞恥。於中復起亂想之念，意不專一，年少比丘便有羞恥。是謂，諸賢！貪著於財，不著於法。」

諸比丘白舍利弗曰：「云何比丘貪著於法，不著於財？」

舍利弗曰：「於是，比丘！世尊樂寂靜之處，聲聞亦學如來樂寂靜之處；世尊所說當滅此法，諸比丘便滅此法；不懈怠，亦不亂，所應行者便修行之，所不應行者便不行之。諸賢當知，長老比丘於三處便有名稱。云何為三？世尊樂寂靜之處，聲聞亦樂寂靜之處，長老比丘便有名稱。世尊教人當滅此法，爾時比丘便滅此法，長老比丘便有名稱。於中不起亂想之念，意常專一，長老比丘便有名稱。

「諸賢當知，中比丘於三處便有名稱。云何為三？世尊樂寂靜之處，聲聞亦樂寂靜之處，中比丘便有名稱。世尊教人當滅此法，爾時比丘便滅此法，中比丘便有名稱。於中不起亂想之念，意常專一，中比丘便得名稱。

「諸賢當知，年少比丘於三處便有名稱：云何為三？於是，比丘！世尊樂寂靜之處，年少比丘亦樂寂靜之處，年少比丘便有名稱。世尊教人當滅此法，爾時比丘便滅此法，年少比丘便有名稱。於中不起亂想之念，意常專一，年少比丘便有名稱。

「諸賢當知，貪之為病，甚大災患，瞋恚亦然。貪婬、瞋恚滅者，便得處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，諸縛休息，得至涅槃。慳疾為病，亦復極重，煩惱燒煮，憍慢亦深。幻偽不真，無慚、無愧，不能捨離，婬欲敗正，慢、增上慢亦復不捨。此二慢滅，便得處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，諸縛休息，得至涅槃。」

比丘白曰：「云何，尊者舍利弗！處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，諸縛休息，得至涅槃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諸賢當知，所謂賢聖八品道是。所謂正見、正治、正語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。是謂，諸賢！處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、諸縛休息，得至涅槃。」

爾時，眾多比丘聞尊者舍利弗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

爾時，世尊到時，著衣持鉢，入羅閱城乞食，在一街巷。爾時，彼巷有一梵志婦，欲飯食婆羅門，即出門，遙見世尊，便往至世尊所，問世尊曰：「頗見婆羅門不？」

爾時，尊者大迦葉先在其巷。世尊便舉手指示曰：「此是婆羅門。」

是時，梵志婦熟視如來面，默然不語。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無欲無恚者，　　去愚無有癡；
漏盡阿羅漢，　　是謂名梵志。
無欲無恚者，　　去愚無有癡；
以捨結使聚，　　是謂名梵志。
無欲無恚者，　　去愚無有癡；
以斷吾我慢，　　是謂名梵志。
若欲知法者，　　三佛之所說；
至誠自歸彼，　　最尊無有上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曰：「汝可往為此梵志婦，便現身，得免宿罪。」

是時，迦葉從佛受教，往至梵志婦舍已，就座而坐。是時，彼婆羅門婦便供辦餚饍種種飲食，以奉迦葉。

是時，迦葉即受食飲，欲度人故，而為彼人說此達嘲：

「祠祀火為上，　　眾書頌為最；
王為人中尊，　　眾流海為上。
眾星月為首，　　照明日為先；
四維及上下，　　於諸方域境。
天與世間人，　　佛為最尊上；
欲求其福者，　　當歸於三佛。」

是時，彼梵志婦聞此語已，即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前白大迦葉曰：「唯願梵志恒受我請，在此舍食。」

是時，大迦葉即受彼請，在彼處受彼食。是時，婆羅門婦見迦葉食訖，更取一卑座，在迦葉前坐。是時，迦葉以次與說微妙之法。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，斷漏為上，出家為要。尊者大迦葉已知彼梵志婦心開意解，甚懷歡喜。諸佛所可常說法者，苦、習、盡、道。

是時，尊者大迦葉悉為梵志婦說之時，梵志婦即於座上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猶如新淨白褐，無有塵垢，易染為色。時梵志婦亦復如是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彼已得法、見法，分別其法，無有狐疑，已逮無畏，自歸三尊：佛、法、聖眾，受持五戒。是時，尊者大迦葉重為梵志婦說微妙法已，即從坐起而去。

迦葉去未久時，婦夫婿來至家。婆羅門見婦顏色甚悅，非復常人。時，婆羅門即問其婦，婦即以此因緣具向夫婿說之。時，婆羅門聞是語已，便將其婦共詣精舍。往至世尊所，時，婆羅門與世尊共相問訊，在一面坐。婆羅門婦頭面禮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時，婆羅門白世尊曰：「向有婆羅門來至我家，今為所在？」

爾時，尊者大迦葉去世尊不遠，結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思惟妙法。

爾時，世尊遙指示大迦葉曰：「此是尊長婆羅門也。」

婆羅門曰：「云何，瞿曇！沙門即是婆羅門耶？沙門與婆羅門豈不異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言沙門者，即我身是。所以然者，我即是沙門。諸有奉持沙門戒律，我皆已得。如今欲論婆羅門者，亦我身是。所以然者，我即是婆羅門也。諸過去婆羅門，所持法行，吾已悉知。欲論沙門者，即大迦葉是。所以然者，諸有沙門律，迦葉比丘皆悉包攬。欲論婆羅門者，亦是迦葉比丘。所以然者，諸有婆羅門奉持禁戒，迦葉比丘皆悉了知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我不說梵志，　　能知呪術者；
唱言生梵天，　　此則不離縛。
無縛無生趣，　　能脫一切結；

不復稱天福，　　即沙門梵志。」

爾時，婆羅門白世尊曰：「言結縛者，何等名為結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愛是結，瞋恚是結，愚癡是結。如來者無此欲愛，永滅無餘，瞋恚、愚癡亦復如是。如來無復此結。」

婆羅門曰：「唯願世尊說深妙法，無復有此諸結縛著。」

是時，世尊漸與彼婆羅門說微妙之論。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，斷漏為上，出家為要。爾時，世尊知彼婆羅門心開意解，甚懷歡喜，古昔諸佛常所說法：苦、習、盡、道，爾時世尊盡為婆羅門說之。

時，婆羅門即於座上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猶如新淨白褐，無有塵垢，易染為色。時婆羅門亦復如是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彼已得法、見法，分別其法，無有狐疑，已逮無畏，自歸三尊：佛、法、聖眾，受持五戒，為如來真子，無復退還。

爾時，彼婆羅門夫婦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。

爾時，王阿闍世有象，名那羅祇梨，極為兇弊暴虐，勇健能降外怨，緣彼象力，使摩竭一國，無不靡伏。

爾時，提婆達兜便往至王阿闍世所。到已，而作是說：「大王當知，今此象惡，能降伏眾怨，可以醇酒，飲彼象醉。清旦，沙門瞿曇必來入城乞食，當放此醉象，蹋蹈殺之。」

時，王阿闍世聞提婆達兜教，即告令國中：「明日清旦，當放醉象，勿令人民在里巷遊行。」

是時，提婆達兜告王阿闍世曰：「若彼沙門瞿曇有一切智，知當來事者，明日必不入城乞食。」

王阿闍世曰：「亦如尊教，設有一切智者，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。」

爾時，羅閱城內男女大小事佛之者，聞王阿闍世清旦當放醉象害於如來，聞已，各懷愁憂，便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，白世尊曰：「明日清旦，願世尊勿復入城！所以然者，王阿闍世今有教令，勅語城內人民之類：『明日勿復在里巷行來，吾欲放醉象，害沙門瞿曇。設沙門有一切智，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。』唯願世尊勿復入城，傷害如來，世人喪目，無復救護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諸優婆塞！勿懷愁惱。所以然者，如來之身非俗數身，然不為他人所害，終無此事。諸優婆塞當知，閻浮里地東西廣七千由旬，南北長二十一千由旬；瞿耶尼縱廣八千由旬，如半月形；弗于逮縱廣九千由旬，土地方正；欝單越縱廣十千由旬，土地圓如滿月。正使此四天下醉象滿其中，如似稻、麻、叢林，其數如是，猶不能得動如來毫毛，況復得害於如來？終無此事！

「則捨四天下，復有如千天下、千日月、千須彌山、千四海水、千閻浮提、千瞿耶尼、千弗于逮、千欝單越、千四天王、千三十三天、千兜術天、千豔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，此名千世界；乃至二千世界，此名中千世界；乃至三千世界，此名三千大千世界；滿其中伊羅鉢龍王，猶不能動如來一毛，況復此象欲害如來哉？終無是處。所以然者，如來神力不可思議，如來出世，終不為人所傷害也。汝等各歸所在，如來自當知此變趣。」爾時，世尊與四部眾廣為說微妙之法。時，優婆塞、優婆斯聞正法已，各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清旦著衣持鉢，欲入羅閱城乞食。是時，提頭賴吒天王將乾沓和等，從東方來，侍從世尊。是時，毘留勒王將拘槃荼眾，侍從如來。西方毘留波叉將諸龍眾，侍從如來。北方天王拘毘羅將羅剎鬼眾，侍從如來。是時，釋提桓因將諸天人數千萬眾，從兜術天沒，來至世尊所，時，梵天王將諸梵天數千萬眾，從梵天上來至世尊所。釋、梵、四天王及二十八天，大鬼神王各各相謂言：「我等今日當觀二神，龍象共鬪，誰者勝負？」

時，羅閱城四部之眾遙見世尊將諸比丘入城乞食，時城內人民皆舉聲喚曰。王阿闍世復聞此聲，問左右曰：「此是何等聲響，乃徹此間？」

侍臣對曰：「此是如來入城乞食，人民見已，故有此聲。」

阿闍世曰：「沙門瞿曇亦無聖道，不知人心來變之驗。」王阿闍世即勅象師：「汝速將象飲以醇酒，鼻帶利劍，即放使走。」

爾時，世尊將諸比丘詣城門，適舉足入門。時，天地大動，諸神尊天在虛空中散種種之華。時，五百比丘見醉象來，各各馳走，莫知所如。時，彼暴象遙見如來，便走趣向。侍者阿難見醉象來，在世尊後，不自安處，白世尊曰：「此象暴惡，將恐相害，宜可遠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勿懼！阿難！吾今當以如來神手降伏此象。」

如來觀察暴象不近不遠，便化左右作諸師子王，於彼象後作大火坑。時，彼暴象見左右師子王及見火坑，即失尿放糞，無走突處，便前進向如來。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汝莫害於龍，　　龍現甚難遇，
不由害龍已，　　而得生善處。」

爾時，暴象聞世尊說此偈，如被火燃，即自解劍，向如來跪雙膝，投地以鼻舐如來足。時，世尊伸右手摩象頭，而作是說：

「瞋恚生地獄，　　亦作蛇蚖形；
是故當捨恚，　　更莫受此身。」

爾時，神尊諸天在虛空中，以若干百千種花散如來上。是時，世尊與四部之眾、天、龍、鬼神說微妙法。爾時，見降象男女六萬餘人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，八萬天人亦得法眼淨。時，彼醉象身中刀風起，身壞命終，生四天王宮。

爾時，比丘、比丘尼，諸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及天、龍、鬼神，聞世尊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難陀著極妙之衣，色曜人目，著金廁履屣，復抆飾兩目，手執鉢器，欲入舍衛城。爾時，眾多比丘遙見尊者難陀著極妙之衣，入舍衛城乞食。爾時，眾多比丘便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於一面坐，須臾退坐，白世尊曰：「向者，難陀比丘著極妙之衣，色曜人目，入舍衛城乞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速往至難陀比丘所：『如來呼卿！』」

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時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頭面禮足而去。往至難陀比丘所，到已，語難陀曰：「世尊呼卿。」

是時，難陀聞比丘語，即來至世尊所，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世尊告難陀曰：「汝今何故著此極妙之衣，又則著履屣，入舍衛城乞食？」時，尊者難陀默然不語。

世尊復重告曰：「云何，難陀！汝豈不以信牢固出家學道乎？」

難陀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族姓子不應律行，以信牢固出家學道，何由復著極妙之衣，摩治形服，欲入舍衛城乞食？與彼白衣有何差別？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何日見難陀，　　能治阿練行；
心樂沙門法，　　頭陀度無極。

「汝今，難陀！更莫造此如是之行。」

爾時，尊者難陀及四部眾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難陀不堪行梵行，欲脫法衣，習白衣行。

爾時，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爾時，眾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難陀比丘不堪行梵行，欲脫法服，習居家行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難陀所，云：『如來喚卿。』」

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時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即從坐起，禮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至彼難陀比丘所云：「世尊喚。」

難陀對曰：「如是。」爾時難陀比丘尋隨此比丘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世尊告難陀曰：「云何，難陀！不樂修梵行，欲脫法衣，修白衣行乎？」

難陀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何以故？難陀！」

難陀對曰：「欲心熾然，不能自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難陀！汝非族姓子出家學道乎？」

難陀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是族姓子，以信牢固出家學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族姓子！此非其宜，以捨家學道修清淨行。云何捨於正法欲習穢污？難

陀當知，有二法無厭足，若有人習此法者終無厭足。云何為二法？所謂婬欲及飲酒。是謂二法無厭足。若有人習此二法，終無厭足，緣此行果，亦不能得無為之處。是故，難陀！當念捨此二法，後必成無漏之報。汝今，難陀！善修梵行，趣道之果，靡不由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
「蓋屋不密，　天雨則漏；　人不惟行，　漏婬怒癡。
蓋屋善密，　天雨不漏；　人能惟行，　無婬怒癡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作是念：「此族姓子欲意極多，我今宜可以火滅火。」是時，世尊即以神力手執難陀，猶如力人屈伸臂頃，將難陀至香山上。爾時，山上有一巖穴，復有一瞎獼猴在彼住止。是時，世尊右手執難陀而告之曰：「汝，難陀！頗見此瞎獼猴不？」

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何者為妙？為孫陀利釋種妙耶？為此瞎獼猴妙乎？」

難陀對曰：「猶如有人傷極惡犬鼻，復加毒塗，彼犬倍惡。此亦如是。孫陀利釋女，今以此瞎獼猴相比，不可為喻，猶如大火[艹/積]焚燒山野，加益以乾薪，火轉熾然，此亦如是。我念彼釋女，不去心懷。」

爾時，世尊如屈伸臂頃，從彼山不現，便至三十三天。爾時，三十三天上諸天普集善法講堂，去善法講堂不遠，復有宮殿，五百玉女自相娛樂，純有女人，無有男子。爾時，難陀遙見五百天女，作倡伎樂，自相娛樂，見已，問世尊曰：「此是何等，五百天女作倡伎樂，自相娛樂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難陀自往問之。」

是時，尊者難陀便往至五百天女所，見彼宮舍，敷好坐具若干百種，純是女人，無有男子。是時，尊者難陀問彼天女曰：「汝等是何天女，各相娛樂，快樂如是？」

天女報曰：「我等有五百人，悉皆清淨，無有夫主。我等聞有世尊弟子，名曰難陀，是佛姨母兒，彼於如來所，清淨修梵行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，與我等作夫主，共相娛樂。」

是時，尊者難陀甚懷喜悅，不能自勝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是世尊弟子，且又復是姨母兒，此諸天女皆當為我作婦。」是時，難陀便退而去，至世尊所。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難陀！彼玉女何所言說？」

難陀報曰：「彼玉女各作是說：『我等各無夫主，聞有世尊弟子善修梵行，命終之後，當來生此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難陀，汝意云何？難陀！汝意云何？」

難陀報曰：「爾時，即自生念：『我是世尊弟子，又且復是佛姨母兒，此諸天女盡當與我作妻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快哉，難陀！善修梵行，我當與汝作證，使此五百女人皆為給使。」

世尊復告：「云何，難陀！孫陀利釋女妙耶？為是五百天女妙乎？」

難陀報曰：「猶如山頂瞎獼猴在孫陀利前，無有光澤，亦無有色。此亦如是。孫陀利在他天女前，亦復如是，無有光澤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善修梵行，我當證汝得此五百天人。」

爾時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我今當以火滅難陀火。」猶如力人屈伸臂頃，世尊右手執難陀臂將至地獄中。爾時，地獄眾生受若干苦惱。爾時，彼地獄中有一大鑊，空無有人。見已，便生恐懼，衣毛皆豎，前白世尊曰：「此諸眾生皆受苦痛，唯有此釜而獨空無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者名為阿毘地獄。」

爾時，難陀倍復恐怖，衣毛皆豎，白世尊曰：「此是阿毘地獄，而獨自空，亦無罪人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難陀自往問之。」

是時，尊者難陀便自問曰：「云何，獄卒！此是何獄？此是何獄空無有人？」

獄卒報曰：「比丘當知，釋迦文佛弟子名曰難陀，彼於如來所，淨修梵行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，於彼壽千歲，快自娛樂。復於彼終，生此阿毘地獄中，此空籧者即是其室。」

時，尊者難陀聞此語已，便懷怖懅，衣毛皆豎，即生此念：「此之空釜，正為我耳。」來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世尊曰：「願受懺悔，我自罪緣，不修梵行，觸嬈如來。」

爾時，尊者難陀便說此偈：

「人生不足貴，　　天壽盡亦喪；
地獄痛酸苦，　　唯有涅槃樂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難陀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涅槃者最是快樂。難陀！聽汝懺悔，汝愚、汝癡，自知有咎於如來所。今受汝悔過，後更莫犯。」

爾時，世尊屈伸臂頃，手執難陀，從地獄不現，便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尊告難陀曰：「汝今，難陀！當修二法。云何為二法？所謂止與觀也。復當更修二法。云何為二法？生死不可樂，知涅槃為樂，是謂二法。復當更修二法。云何為二法？所謂智與辯也。」爾時，世尊以此種種法向難陀說。

是時，尊者難陀從世尊受教已，從坐起，禮世尊足，便退而去，至安陀園。到已，在一樹下結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思惟如來如此言教。是時，尊者在閑靜處，恒思惟如來教，不去須臾。所以族姓子，以信牢固出家學道，修無上梵行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有，如實知之。是時，尊者難陀便成阿羅漢。

已成阿羅漢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時，尊者難陀白世尊曰：「世尊前許證弟子五百天女者，今盡捨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吾即捨之。」

爾時，便說偈曰：

「我今見難陀，　　修行沙門法；
諸惡皆以息，　　頭陀無有失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言：「得阿羅漢者，今難陀比丘是。無婬、怒、癡，亦是難陀比丘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釋翅瘦迦毘羅越尼拘留園中，與大比丘五百人俱。

爾時，大愛道瞿曇彌便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世尊曰：「願世尊長化愚冥，恒護生命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瞿曇彌！不應向如來作是言：『如來延壽無窮，恒護其命。』」

是時，大愛道瞿曇彌即說此偈：

「云何禮最勝，　　世間無與等，
能斷一切疑，　　由是說此語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報瞿曇彌曰：

「精進意難缺，　　恒有勇猛心；
平等視聲聞，　　此則禮如來。」

是時，大愛道白世尊曰：「自今以後當禮世尊，如來今勅禮一切眾生，意無增減。天上、人中及阿須倫，如來為最上。」

是時，世尊可大愛道所說。即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便退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聲聞中第一弟子廣識多知，所謂大愛道是。」

是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人，於如來眾而興誹謗。云何為二人？謂非法言是法，謂法是非法，是謂二人，誹謗如來。復有二人不誹謗如來。云何為二？所謂非法即是非法，真法即是真法，是謂二人不誹謗如來。是故，諸比丘！非法當言非法，真法當言真法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二人獲福無量。云何為二？所謂應稱譽者便歎譽之，不應稱者亦不稱歎之，是謂二人獲福無量。復有二人受罪無量。何等為二？所謂可稱歎反更誹謗，不應稱嘆者而更稱嘆。諸比丘！莫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經卷第九